

老八班人会笑

张龙华

据我仔细观察，老八班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会笑，一次聚会，爆发的大笑声，不会少于 10 次，特别是王美芳，常常笑起来会弯腰，并且弯腰的幅度超过 90



度。现附上王美芳的一张笑脸，就可以知道我们老八班笑起来疯到何等程度。

说老八班会笑，我以为是有历史记录

的。我们在中一时，蔡惠芳老师在朗读万嗣忠周记时，当读到万嗣忠在测验考试前为保证取得好成绩，如何迷信，睡觉前衣裤如何叠、鞋子如何放等都有讲究，念着念着蔡老师首先笑了起来，蔡老师一笑往往会从眼睛里流出泪水，也感染了我们，使我们听得人更是笑得前俯后仰。中二时，生物老师上课时，把老母猪说成老祖母，全班会突然爆发哄堂大笑，不知生物课代表林慰慈是否记得。中三时，语文姚老师在为我们表演节目，只见他手舞足蹈，搔头摸耳，双手在嘴边一个劲地捣鼓，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，就说表演结束，还说我们耳朵不好，课堂上也是笑声一片。

现在五十年过去了，五十年的岁月的风风雨雨，给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了记录，从一些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在婚姻、家庭、事业等方面，有的人走得很顺，有的人就不那么顺了，事业有了，婚姻、家庭就不那么好，婚姻、家

庭不错，但事业并不顺当，哎，万宝全书总是缺只角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社会就是这么组成的。我很同情疾病缠身的人，特别是有心灵创伤的人，应尽早摆脱这些痛苦，从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。我们都是奔七的人了，应该过得高兴、快乐，现实社会给我们提供了高兴、快乐的大环境，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呢？说老实话，谁家没有烦心事，世界上能做到事事如意人很少，现在我们已经老了，也没有“九天揽月、五洋捉鳖”的雄心了，说到底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，不抓紧快乐，还等何时。前不久听到一个消息，让我很有感触。老四班的吕公良身体垮了，据说他现在极少出门，整天躺在床上度日，得24小时有人陪伴，他患一种怪病，至今没有查出，有一次血压降到零，昏死过去，好容易抢救过来，我真想不明白像他这样精明能干、曾当过牛奶公司党委书记的人，会患这种病，老天爷也太不长眼了。

科学证明，常笑的人长寿，常笑的人得老年痴呆的几率很低。这方面其他班级肯定不能和我们比。听说，前不久老六班搞五十大庆聚会，通知40人，来了35人，吃顿饭就结束，那像我们有那么多系列活动。我们老八班会笑的人真多，笑起来各种姿态都有，有狂笑、有闷笑，有皮笑肉不笑，有疯笑，也有雌头怪脑笑，不管什么笑法，只要笑得开心就好。真的，在我们老八班聚会这种场合你不笑不可能，除非你患老年痴呆症。我们在台湾旅游时，唐昌年对着倪大同叫邵昌贤，而且连叫几声，你会不笑吗？齐正据说对老年痴呆病很有研究，可她先生老朱却不以为然，开车出去后，认不得回家路，开到不认识人家里打电话来求救，以后齐正开车出去总让老朱提心吊胆，又怕她会开到什么人家里去了，你听了会不笑吗？我们老八班还有一个大特点，就是拥有众多的粉丝，如唐粉、时粉、胡粉、张粉、应粉、黄粉、王粉还有香粉等等，说起这些粉丝就会让你笑个不停。在众多的粉丝中，有的说时粉兵团阵容最强大，也有的说唐粉兵团也不赖，从唐粉一号可以排到唐粉七号，那次到尼泊尔旅游，唐总裁

还答应给一号唐粉埋单。不过最让人笑声不断的是美国人披露美国高官陪时晓明上卫生间，也可能是美国人嫉妒时粉兵团规模比唐粉兵团大，越讲越神，越讲越细，越讲越离奇，以至于我们的笑声从上海笑到尼泊尔，又从尼泊尔笑到上海，在尼泊尔4、5个小时的颠簸车程中，就这个话题逗得我们笑了2个小时，连齐正先生朱大哥也掺合进来，没有一点旅途劳累的感觉。幸亏美国胡高官作了澄清，不然我们可能还要笑他几年，因为美国人还会编排许多我们无法证实的细节来。

我们的笑声感染了远在美国纽约的大教授级的原老四班的叶秋怡，前几天她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你们笑得好开心，我在美国也听到了。”不知谁把我写的“台湾游散记”传给了她，这位北美位育校友会主席、北美位育人网站负责人看后很感兴趣，准备在网站上刊登我们的游记，我不好拒绝，我们老八班现在真是名声在外，文章一刊登，王美芳电灯泡的雅号，北美位育人都知道了。

外出旅游，到寺庙去烧香，我最欣赏的是弥勒佛像，你看他挺着大肚子，咧着大嘴大笑，实在可爱，我常常会在他像前驻足半天不愿离去，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老八班人能集体在他像前拍张照或摄个像，我们把各种笑姿展现出来，这张照肯定会让大家喜欢，让我们老八班像弥勒佛一样，笑口永远常开。